

粵東惠河片閩南語的分佈及其地理環境特徵

潘家懿 林倫倫
韓山師範學院

本文作者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發現，粵東閩南語雖然比較集中地分佈在東部沿海的大潮汕平原，但在粵東西部的沿江、沿海和階地、丘陵地帶也存在著諸多閩語點，並形成了3條閩語島鏈和1個閩語板塊。文章從語言地理類型學的角度對粵東西區惠博片閩語的播遷及其演變特點作了初步的描寫和探討。

關鍵詞：粵東西部方言、惠博片閩南語、語言演變、語言地理類型學

引言

長期以來，方言學界關於粵東閩語的調查研究都幾乎把目光集中在大潮汕地區的沿海和平原。對於粵東西部廣袤的丘陵臺地、平原階地，尤其沿江沿海所存在的閩語點則缺乏應有的調查和研究。因此，對這一大片地方的閩語面貌和特點也就不甚了了。

爲了弄清楚粵東西部閩語的分佈和語言特點，半年來我們對惠州、河源兩市所轄的縣區作了考察。結果發現：講閩語的鄉鎮和村落都散佈在沿江和沿海的階地、平原以及河海交匯的地帶，與其混居的大都是早期入粵的「本地人」，而客家人則幾乎都定居在山區地帶，凸顯了「客山閩水」的語言地理類型學特徵。根據調查，粵東西部地區的閩語點主要集中在今惠州市的惠城、惠陽兩區及惠東、博羅兩縣。共有閩語鄉鎮36個，講閩語的居民達到近40萬；而河源市因爲是純山區，只有東江和西枝江上游的幾個鄉鎮有講閩語的村落，居民總數不到1萬人。從整個閩語區的地形地貌特徵看，粵東西部閩語的存在形式是自北而南的3條閩語島鏈和一個閩語板塊（潘家懿、鄭守治 2010）。以上調查結果爲深入探討閩人入粵前後的族群播遷情況和閩語的演變特點提供了較有價值的資料依據。

1. 粵東西部方言的複雜多樣性

1.1 概況

粵東地區是廣東省內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區域，全區包括汕頭、揭陽、潮州、汕尾、梅州、河源、惠州等7個地級市。由於前5市與後2市面積相當，故我們將其分別

稱為「粵東東部」（東區）和「粵東西部」（西區）。在語言學界，人們又常用「惠河片」或「河惠片」來指稱惠州、河源兩市的漢語方言。

惠河地區共有 11 個縣（區），總面積 2.6 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600 萬。兩市境內大部分地貌群為海拔 800–100 米的中低山、丘陵和臺地。由於兩市地處嶺南偏遠山區，所以在唐宋以前，除了當地的百越土著和奉皇命南下作戰的「平南」軍隊，是中原漢人極少涉足的地方。據地方史志記載，直至元代末年，今惠州所轄縣（區）總共只有 9545 戶，45410 人。就是說，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 1 戶，5 人，基本上屬於蠻荒之地（惠陽縣誌 2003）。所以，現在兩市 6 百萬居民的祖先大都是由於元末戰亂，明初建立衛所軍制和清初解除海禁以後大批流入的。這從兩市大部分姓氏族譜的記載中可以得到證明（詳下）。當時的居民一部分是漢唐以後南遷的中原漢人的後代，另外一部分則是方志中所提到的「壯、瑤、苗、蛋（蜑）、侖（輦）」等南方百越族的後裔。這種人文歷史也正是該區域語言狀況十分複雜多樣的主要原因。以古縣博羅為例，民國廿三年（1934 年）補修的《博羅縣誌》就作了如下描述：

博羅立縣甚古，今環東江而居者，皆惠州語系。大半又自閩來，為漳州語系。泰市（今泰美鎮）瀛圖（今仍圖鎮）至水北、剝折嶺皆是也。西部之鐵場、石灣為廣州語系。近山則為客家語系。僅羅浮之瀾石有平婆語系。羅浮山洞有瑤人語系。鐵場外，江中，有蛋語系。而博羅城則合各種語言自成爲博羅語系。然語系同而分族則不一。大要皆越之族與中原民族之混合。龍華陳氏，最古之族。其他人多自北方徙殖。（見《博羅縣誌》民國版 156 頁）

不過，從今天的情況看，惠河片的少數民族人數已經很少。只有瑤族近萬人和畬族不到 2000 人（惠州市情手冊 2009），而古代的蛋族則自元明以後就已失去作為民族的特徵，也沒有自己獨立的語言，現在所謂的「蛋家話」只不過是具有某些特色的漢語方言而已。

1.2 語言特點

粵東西部方言十分複雜且具有很多重要特色：

1) 方言品種多。全區大大小小的方言計有十來種。不僅客語（客家話）、閩語（福佬話）、粵語（白話）三大漢語方言齊備，還有當地人所謂的「本地話」、「惠州話」、「水源話」、「蛇話」、「占米話」以及「軍聲」、「甌船話」、「平婆話」、「俺人（¹lan ¹lan）話」等。這些土話品種實際上可以歸納為 3 個方言群（系）：1、本地話系（含「本地話」、「惠州話」、「水源話」、「蛇話」、「占米話」）；2、客家話系（含客家話、「平婆話」）；3、閩語系（含「福佬話」、「甌船話」、「潮州話」和「俺人話」）。它們有各自不同的流行區域。

如本地話系中的「本地話」，主要分佈在東江兩岸的縣市，即惠州市的惠城區、博羅縣及河源市的源城區、東源縣（嚴修鴻 2009）。而「占米話」則主要流行於惠東縣稔平半島的七八個鎮。（潘家懿 1996）

2) 混沌性強。無論是語言學界還是方言區的居民，都對惠河片方言的混沌性有很深刻的印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過一場惠州「本地話」到底「姓粵」還是「姓客」的大爭論。黃（雪貞）、劉（叔新）等各有堅持，也各有道理（黃雪貞 1987、劉叔新 1993）。這正是惠州話的混沌性所造成的。它的具體表現是：

其一，幾乎沒有一種方言是純的。如本地話系列的幾種方言都屬於客、粵甚至客、粵、閩的混合，區別僅僅在於客的成分多還是粵、閩的成分多。這種混沌性既是嶺南底層語言與早期中原漢語相互接觸滲透的結果，也是宋元以來客、粵、閩幾種漢語方言雜處一地相互競爭影響的結果。例如，龍門縣的路溪話裏一批古端組定、透兩母字不讀舌音[t、t']，而讀喉音[h]，如「大弟代讀舵（定）他拖太泰體梯（透）」聲母都是[h]（龍門縣誌 1936）；博羅縣城「本地話」古心母字「司些死修仙西」等不讀舌尖擦音[s]，而讀成邊擦音[ʃ]（《博羅縣誌》 2006）。此外，還發現某些基本詞很特殊，可能是百越語的遺留。如鳥兒叫 lit5，螃蟹叫 ha33 lat5 等。這就更為粵東西區方言增添了複雜性。

其二，大部分鄉鎮都是雙方言或多方言雜處，而每一種方言內部又幾乎很明顯地具有其他方言的成分和特色。以惠東縣的軍話鎮平海為例，該鎮只有 3 萬人口，但卻講四五種話。其中講軍話的居民僅占三分之一，其餘的居民分別講占米話、閩南話、客家話和粵語。由於這幾種方言長期雜處，相互滲透，所以當地居民也就能操幾種方言。我們和平海鎮調查軍話時，就曾看到當地婦女用幾種不同方言在街邊聊天的情景。一位 80 來歲的老太太除了講母語軍話，還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話、粵語、客家話和閩南話，令我們十分驚訝。還有就是，許多發音合作人在跟我們隨便聊天時常常出現幾種方言的雜揉，「借音」、「借詞」現象相當普遍，而發音人卻毫不感覺。如閩南話發音人把「彭 pẽ」讀成「龐 p'an」，把「校 ɰhau」讀成「厚 ɰkau」，念的都是客家話字音；又如「買東西」一詞當地閩南話應該是漳州腔「買前後」（bei55-35 tseŋ213-33 au22）或潮州腔「買物件」（boi53-35 mueʔ5-1 kiã35），但有的發音人卻說成「買傢夥」（bei55-35 ke33-22 hue55）或「買功夫」（bei55-35 kaŋ33-22 hu33）。其實前者是客家話詞，而後者則是「本地話」詞。所以在調查記音時，我們常常要求合作人要用自己的母語發音和表達，不要幾種方言混著來。

3) 客語最強勢。在粵東西區，雖然方言品種多，而且講「本地話」和閩、粵方言的人數總和也有近一半，但客家話卻是全區最強勢的方言。它是全區的社會共同交際語，也是黨政機關最主要的辦公語言。無論你到哪個方言區，客家話都是暢通無阻的。因此

客家話也就成了粵東西區的地域共同語。不僅如此，從調查中還發現，許多母語並非客家話的青少年現在已把客家話當成了跟母語同等地位的「第一語言」。長此以往，很有可能會導致區內其他方言交際功能的減退，從而影響到各自的生存。

2. 粵東西區閩語的分佈及其地形地貌特點

2.1 閩語點的分佈及其使用人口

根據調查，粵東西部的閩語村鎮主要集中在惠州地區，即粵東閩語的「惠博小片」，包括惠城、惠陽兩區及惠東、博羅兩縣（龍門縣至今尚未發現有閩語點）。據調查統計數字，全區面積 10792 平方公里，在近 300 萬戶籍人口中，講閩南語的居民有 38 萬多人，占全市總人口的 12% 左右，他們分佈在 36 個鄉鎮和管理區中。河源市講閩南語的村鎮極少，只有東江沿岸的源城鎮、埔前鎮和古竹鎮的部分閩語村落，人口合計不到 1 萬人。故下表只列惠州市各縣區的閩語鄉鎮、使用人口及講閩語的村點數目（行政村或自然村）。見表一：

表一

縣（區）	鎮、街道辦、管區	總人口	閩語人口	早期閩語鄉鎮	今閩語點數（行政村或自然村）
惠城區	廬州	13093	8200		7 個
	橫瀝	24047	5200		7 個
	矮陂	24913	4400		2 個
	汝湖	14715	7800		3 個
	水口	37948	3200		4 個
	馬安鎮	24265	18000	馬安鎮	絕大多數村點
	陳江	24380	624		1 個
	小金口	28000	5600		3 個
小計	8 鎮	166361	53024	1 個	27 個
惠陽區	平潭	33682	16360	平潭鎮	12 個
	良井	27914	1100		3 個
	永湖	24118	6200		3 個
	秋長	24118	520		3 個

	淡水	76866	1200		2 個
	澳頭	21100	4200		3 個
	霞湧	18414	1430		2 個
	澳頭	31000	900		2 個
小計	8 鎮	206164	31910	1 個	30 個
博羅縣	觀音閣	23669	7500		2 個
	仍圖	24379	20567	仍圖鎮	絕大多數村點
	楊村	39635	15000		4 個
	泰美	34055	18000	泰美鎮	5 個
	羅陽	85135	12000		5 個
	龍溪	48379	20400		6 個
小計	6 鎮	255252	93467	2 個	22 個
惠東縣	平山	74428	45000	平山鎮	大多數村點
	大嶺	58654	24804		9
	梁化	46494	10329		5
	白花	55238	3500		4
	多祝	46910	7024		4
	增光	23074	11048		7
	稔山	57906	28960		7
	吉隆	22618	9000		8
	鐵湧	30327	9189		3
	巽寮	7328	1547		5
	平海	29962	7400		7
	港口	20921	18324	港口鎮	絕大多數村點
	黃埠	14830	12800	黃埠鎮	絕大多數村點
	鹽洲	13624	12884	鹽洲鎮	絕大多數村點
小計	14 鎮	502314	201809	4 個	59 個
總計	36 鎮	1, 130, 791	380210	8 個	136 個

說明：

由於惠州市是廣東省改革開放最早，外籍移民眾多的地區之一，所以 30 年間戶籍人

口尤其常住人口大幅上升，與依靠自然增長的原住民人口的增幅形成鮮明對照。比如 2000 年惠州全市人口總數是 277.8 萬人，到了 2008 年卻增加到 392 萬人，8 年間增加了將近 120 萬人（惠州市情手冊 2009）。所以，爲了較爲客觀地反應當地原住民的方言使用人數，就不能採用近期的的人口報表數字。上表中的「總人口」是 1992 年惠州市統計局公佈的數字，而「閩語人口」數目則是本月實地調查時得到的數字，特此說明。（參見惠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撰的《惠州鄉鎮》）

2.2 閩語點分佈的地形地貌特點

整個粵東西區地貌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北東部高，中西部低。中低山（海拔 500—800 米）、丘陵（海拔 200—500 米）、台地（海拔 50—200 米）和階地（海拔 20—50 米）與平原相間。境內主要河流也以「北東東—南西西」走向與山脈丘陵平行。所以儘管該區域是丘陵、臺地爲主的山區，但閩人總能按其原鄉的生存特點和生活習俗，尋找到有水的地方定居下來。

粵東西部「惠博片」閩語的地理分佈與地形地貌關係密切，形成了 3 條閩方言島鏈和 1 個閩方言板塊。它們是：

1) 東江兩岸的閩語島鏈

東江發源於江西尋鄔縣，流入粵東河源市以後，由東而西進入惠州市，並形成了一條由各個閩南方言島串起來的閩語島鏈。即：河源市城區的源城鎮、埔前鎮、古竹鎮，惠州市惠城區的蘆洲、橫瀝、矮陂、馬安和博羅縣的觀音閣、楊村、泰美、仍圖、羅陽及龍溪等鎮。

2) 西枝江兩岸的閩語島鏈

西枝江發源于河源紫金縣的南嶺，進入惠州地區後，形成了另一條閩方言島鏈，即：多祝、增光、平山、白花、大嶺、梁化（惠東縣）平潭、良井、東湖（惠陽區）馬安、小金口、河南岸（惠城區）。

3) 沿海蛋家閩語島鏈

這是一條特殊的閩方言島鏈，確切地說，在歷史上，它是一條浮家泛宅於海上，而又以「連家船」形式拍岸而居的流動閩語鏈。自南宋起，就有閩南和潮汕一帶的蛋家漁民流入粵東西部的大亞灣和紅海灣海域捕魚。後來，由於避風、卸魚和購物之需，來自同一地方，操同一種話的蛋家漁民便選擇某一港口作爲聚集地，船一回港，便把「連家船」集中停泊在岸邊淺水處。再後來，漁民們還把各家廢舊漁船改造成家眷船，即所謂的「船寮」，集中擺放到海邊的沙灘上，作爲無法出海捕魚的老幼婦孺的棲身之所。從海面上的「連家船」到海灘上的「船寮」，再到 50 年代後政府專爲他們修建的一個個漁民

新村，這是蛋家閩語方言島得以形成和保存下來的主要原因。在粵東西部沿海，這條全長 224 公里的海岸線和 60 公里的島岸線，從大亞灣到紅海灣串成了一條蛋家閩語島鏈，並與東部碣石灣各個港灣的閩語點銜接。以下是該島鏈的主要港口、蛋家人入港時代及蛋家閩語的使用人口：

（澳頭鎮）前進、東升、金門塘 3 港，3200 人（宋末元初入港）。

（霞湧鎮）下涌港約 900 人（清朝嘉慶年間入港）

（稔山鎮）範和港 3120 人（明朝嘉靖年間入港）。

（巽寮鎮）新港 1340 人（康熙年間入港）

（鹽洲鎮）前寮港 1800 人（明末清初入港）；新漁港 2200 人（道光廿一年入港）

（平海鎮）漁村港 1484 人（嘉慶年間入港）

（港口鎮）新寮港 3100 人（宋末元初入港）；南社港 2100 人（明洪武年間入港）；新村港 3790 人（乾隆五十六年入港）（見《惠東漁業志》75-80 頁）

4) 稔平半島的閩語板塊

這個閩語板塊是丘陵臺地和沿海平原相間的半島，位於惠東縣南部，由稔山、吉隆、黃埠、鹽洲、鐵湧、巽寮、平海、港口 8 鎮及其離島構成。總面積 706 平方公里。是全縣面積的 20%。講閩語的人數將近 10 萬（含上述蛋家漁民 12034 人）。

稔平半島語言情況最為複雜。閩南話、客家話、占米話、軍話、粵語、本地話、平婆話等一應俱全。有的村落甚至幾種方言都保存下來，各說各話而又不影響交際。如稔山鎮的東角村，全村僅 800 多居民卻操 4 種不同方言：周姓講福佬話，葉姓講客家話，梁姓講占米話，羅姓講平婆話。平時各講各話，村裏開會時就講客家話或福佬話。所以稔平半島成了粵東西部地區名副其實的「語言學校」或曰「方言博物館」。（潘家懿 1999）

2.3 入惠閩人閩語的歷史播遷

根據惠州市地方史志和部分姓氏族譜的記載（惠東縣誌 2005），早在南宋末年，就有講蛋家閩語的水上漁民陸續來到惠州大亞灣海域捕魚，並選擇部分港口作為長期停泊地。明代以後那些港口也就成了他們的定居地。但閩人大量入惠的時間則大都是在明初至清代中葉，他們來自福建南部的漳、泉、廈、莆地區。入惠的路線除了漁民是從海上流入，其他移民多數是沿東江或西枝江順流而下，在兩岸選擇定居地點；少數則是從陸路先進入程鄉（今梅州）和潮州地區定居，後來才逐漸移居惠州。如惠陽區矮陂鎮吳姓，原居福建龍岩，明初進入粵東興寧縣，其後裔吳興又從興甯移居惠州府歸善縣蔗埔新興圍，今矮陂鎮新榮村吳姓居民即其子孫；又如惠東梁化鎮葉姓，原居漳州府平和縣清甯裏盧溪。清初，其第八世祖葉萬亮移居今惠東縣梁化鎮石屋寮村，其十三世祖又從梁化

遷至平潭鎮光輝村；再如，博羅縣仍圖鎮陳姓，原居漳州府龍溪鄉康山村，萬曆初移民惠州，落腳于惠東平山，不久又移居博羅縣，定居在仍圖鄉，今已傳至第十七世，子孫近3萬人。

由於這些族姓入粵時間已有數百年，子孫繁衍不斷，所以其支派也就紛紛播遷到其他地方開基創業。以惠陽望族林姓為例：林姓原居福建莆田縣北螺村，元末明初，因避戰亂，其第十四祖率族人移民博羅東江大連（今仍圖河邊林村）。明末清初，其後代松青、松茂、松春又分別移居惠州的馬安、廬州、矮陂、平潭及水口等地。所以後來各自開枝散葉，林姓人口也就播遷到惠州各地。如馬安鎮的林村、湖絲潭、甲嶺、陳山、石灰圍、井頭、鷓鴣崗，新樓、鍋底湖；仍圖鎮的仍中、仍北、橫山頭；蘆洲鎮的青塘，矮陂鎮的新榮，平潭鎮的沙梨園、雞崗石、房坑、新墟；永湖鎮的淡塘，水口鎮的馬寮、澳背；淡水鎮的塘橫，秋長鎮的蓮塘面、灘頭等地都有林姓後裔，且在各村中均屬大姓，據估算，今惠陽地區講福佬話的林姓人口總數超過三萬，比陳姓福佬人總數還多（惠陽縣誌2003）

3. 粵東西區閩語的演變及其特點

粵東西區惠博片閩語有兩種口音，一是漳州腔，又稱「福佬腔」；一是潮州腔，又稱「甌船腔」。漳州腔主要流行於東江和西枝江流域，其早期居民來自閩南的漳、泉、廈、莆。漳州腔只有7個聲調，陽上歸陽去；潮州腔除了個別新移民點（如陳江鎮的澄海村），都不是純正的潮汕話，而是指西區沿海疍家漁民所講的「甌船話」。在歷史上，粵東疍家漁民講的甌船話多來自大潮汕地區的潮陽、惠來、甲子、碣石一帶港灣，口音與「潮普小片」的潮汕話比較接近，所以當地人也就把疍家漁民講的閩南話稱為「潮州話」。

以上兩種閩語口音幾百年來都生存在極其複雜的多語環境中，所以語言的各個要素都產生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變化，特別是在語音和辭彙兩個層面，變化尤為明顯。比如，港口鎮新寮村的甌船話裏陰平、陽平、陰上分別讀33、44、55三個平調（勾kau33、猴kau44、狗kau55），音高各只差1度，聽感上很不容易加以區別；又如稔山鎮長排話裏，陽平調與陽上、陽去同調：亨=錠=定，都讀teŋ213，顯得十分特殊。有些詞語也很特別，如惠東閩語生菜叫「春青」（ts'un33-22ts'ẽ33），芹菜叫「大料」（tua22-21liau22）；博羅的龍溪、泰美、仍圖等地的「俺人話」裏短期居住叫「帶」，過夜叫「帶昏」（tua31-33hui33）；他們還把硬幣叫做「空仔」（k'õŋ33-22a53），還引申出一個「空紙」（k'õŋ33-22tsua53），用來指紙幣。據說「空仔」源于古錢幣中空的「孔方兄」。

下面著重從語音和辭彙兩方面談談粵東西區惠博片閩語的演變特點。

3.1 語音特點

1) 有圓唇撮口韻[ø]

粵東各地閩南話都沒有[ø]韻母，但在東江閩語島鏈的「俺人話」裏卻都有這個半高圓唇撮口韻母，其出現條件是中古的果、假、蟹、止 4 攝的合口韻。如：火hø53、癩k'ø35、瓜kø33、被p'ø22、話ø22、尾bø53、衰sø33。即把粵東各地閩南話裏讀爲複母音韻母[ue]的字都讀成了圓唇撮口韻[ø]。這個韻母的產生有音理上的原因，可能是[e]受到[u]介音的順同化以後所出現的一種圓唇化傾向，但也可能是受到當地的「本地話」影響滲透所致。因爲在博羅縣的「本地話」裏，有圓唇撮口韻母。如：[øŋ]（相、良、向）、[yŋ]（傳權勸）、[yon]（完、院、縣）。

2) 丟失鼻化韻和喉塞尾

有鼻化韻[~]和喉塞入聲韻尾[-ʔ]是閩南方言白讀層的重要語音特色。它們都是從中古的「咸深山臻宕梗曾江通」9 個陽聲韻和入聲韻攝中的[-m/-p]、[-n/-t]和[-ŋ/-k]演變出來的。如敢kǎ/甲kaʔ、青tsǎ/冊ts'eʔ、經kǎ/格keʔ。廈門話 80 個韻母裏就有 12 個鼻化韻和 24 個喉塞尾韻；潮州話 85 個韻母裏也有 16 個鼻化韻和 18 個喉塞尾韻（漢語方音字彙 2003），各都占了韻母總數的近一半。可見閩南話的白讀層是十分豐富的，而這也是唐宋以後口語發達所帶來的語音演變大勢。（林倫倫 潘家懿 2000）

然而，現在我們在粵東西部閩語所看到的卻是鼻化韻母和入聲喉塞韻母的嚴重丟失。鼻化字讀同非鼻化字，如：敢²kǎ讀攪²ka，邊²pǐ讀悲²pi，生²sǎ讀些²se；喉塞入聲字讀同舒聲字，如：開²tsaʔ讀早²tsa，鐵²tǐʔ讀剃²tǐ，薄²poʔ²讀波²po。

在粵東西區，鼻化韻和喉塞尾的丟失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就是消變過程不同步。即：有的閩語點鼻化韻丟失了，但喉塞尾仍然保存著，如惠東縣平海、港口的部分閩語村；但是也有相反的情況，即，有鼻化韻而沒有喉塞尾韻。如惠城區的馬安和惠東縣的平山；可是，又有一些閩語點是二者全都丟失或二者都保存下來的情况。前者如博羅縣的觀音閣和龍溪，後者如港口鎮沿海的甌船蛋家閩語村。請看表二。

表二

閩語點	鼻化韻	喉塞尾	地理位置
龍溪/觀音閣	無	無	東江閩語鏈
馬安/平山	有	無	西枝江閩語鏈
平海/稔山	無/有	有/無	稔平半島閩語版塊
港口/鹽洲	有	有	沿海蛋家閩語島鏈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種不平衡性與地理位置和地貌類型有一定關係。然而，導致粵東「惠博片」閩語丟失鼻化韻和喉塞尾的根本原因卻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因為在整個惠州地區，講閩南話的居民不到七分之一，他們分散定居在客家話、「本地話」和粵語的包圍之中，而這三種方言都是沒有鼻化韻和喉塞入聲的，所以長期接觸的結果也就逐漸把這兩種語音現象消磨掉了。現在仍然同時保有它們的只出現在沿海的蛋家閩語中。這也容易理解。因為蛋家漁民在清末民初以前都常年浮家泛宅於蒼茫的大海上，談不上與別的方言有多少親密接觸，所以他們的話也就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3) 保存了中古3套鼻/塞輔音韻尾

粵東西部閩南話在文讀音系統中，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廣韻》中的3套鼻/塞輔音韻尾。即：-m/-p -n/-t -ŋ/-k。這與東部大潮汕地區的情況很不相同。見表三。

表三

例字	甘	鴿	丹	達	公	國	連	烈	關	決	斤	吉	軍	骨
惠東	kam	kap	tan	tat	koŋ	kok	lian	liat	kuan	kuat	kin	kit	kun	kut
海豐	↑	↑	taŋ	tak	↑	↑	liaŋ	liak	kuaŋ	kiak	↑	↑	↑	↑
潮安	kaŋ	kak	↑	↑	↑	↑	lieŋ	liek	kueŋ	kuek	kiŋ	kik	kuŋ	kuk

從表三可以看出，西部閩語3套鼻/塞輔音韻尾齊全，東部閩語的海豐-n/-t尾只保存在高母音[i]和[u]的後頭，低母音[a]後的-n/-t尾都丟失了。變化最大的是潮安，不僅-n/-t尾全部丟失，變為-ŋ/-k尾，連閉口韻尾-m/-p也變成-ŋ/-k。結果3套鼻/塞韻尾只剩下一套。

4) 部分韻母元音高化

元音高化是漢語歷史音變中常見的現象（王力 1985 年）。粵東西區閩語中，有一批陽聲韻字的主要母音出現「前高化」現象，即低母音[a]變為前高母音[i]或[i̯]。這種現象在惠博片多個閩語點都存在。其音韻分佈集中在山合一、江開二及宕開一、三。如山攝合口一等的「團斷段緞卵鑾酸蒜算」，江攝開口二等的「窗雙」，宕攝開口一等的「湯塘郎廊倉蒼喪桑葬」及開口三等的「丈霜脹腸瘡匠長獎」等字在惠城區馬安話裏讀[iŋ]韻母，在惠東縣鹽洲話裏讀[i̯ŋ]韻母。這類字無論中古音、普通話還是閩南語的文讀音，其韻母的主要母音都是開口度較大的低母音[a]。惠博片閩語出現這種高元音高化現象，進一步反映了該片方言的複雜性和特殊性。

5) 字音和用詞的「客化」

客家方言是惠州地區使用人口最多的強勢方言，也是該區的社會交際語。在其強大的影響和滲透下，粵東西部閩語產生了各種「客化」現象。如當地客家話古全濁字不論

平仄都讀送氣音，閩語受其影響也把一些古全濁字讀成送氣聲母。如「隨(sui)」讀ts'ui，「傑(kiat)」讀k'iat，「踐(tsián)」讀ts'ian；又如客家話沒有全濁聲母[g]，閩語受其影響，便把部分[g]聲母的字讀成客音[ŋ]如「堯(giau)」讀ŋiau，「語(ɣi)」讀ŋi，「玉(giok)」讀ŋiok；韻母也有這種情況，如「確(k'ak)」讀k'ok，「減(kiam)」讀kam，都是字音「客化」的結果。

除了讀音，還有在用詞方面受客家話的影響更為普遍。如惠東、惠陽各地閩語「筷子」一詞原先都叫「箸(tɿ²)」，現在都跟著客家人說成「筷嫲(k'uai²·ma)」。這類借詞不少，常被人誤以為是當地閩語的特殊辭彙。下面是惠東平山福佬話中的部分客語借詞：

姐公(外公)、姐婆(外婆)、石牯(石頭)、牯仔(小男孩兒)、奶牯(乳房)、粿(米粉糕)、月光(月亮)、春青(生菜)、哥魔(瘟病)、海頭(海濱)、斷暗(傍晚)、鉢頭(陶盆)、撮仔(扒手)、十分靚(很漂亮)、做得(行、可以)、當衰(倒楣)、有事幹(生病、不適)、賣妹仔(嫁女兒)。

4. 結語

漢語方言的演變有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族群遷徙、地理環境和語言接觸 3 大因素。這從本文所談的粵東西區閩語演變的模式和特點也看得很清楚。在人口流動頻繁、交通通信越來越發達的現代社會，語言接觸對推動方言快速演變所起的作用是以往各個歷史時代無法比擬的。在粵東西區，有兩個共同語在影響著各種方言的變化，一是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影響，二是作為區域共同語的客家話的影響。從今天看來，後者所帶來的影響比前者更加緊密和直接。所以西區閩南語受到客家方言各個層面的滲透也就可以理解了。本文之所以要以村級單位作為考察的著眼點，就是希望能拿到更為真實可靠的方言演變資料，以便於對粵東閩南語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王力先生生前一再提醒我們搞方言調查不可先入為主，要記住「說有易，說無難」。李榮先生也多次強調「羅列事實」的重要性。因為語言演變雖然有規律可循，但出乎意料的變化也不乏其例。我們在惠東調查時就瞭解到，當地閩語區有些青少年竟然把「足球」用當地閩南語說成「竹球」(tek1-5 kiu213)，甚至形諸於文字，出海報也寫成「竹球」。因為當地客家話「足、竹」同音，他們便以為客家話裏的「足」也可以讀tek1，從而出現了「踢竹球」的笑話。這種張冠李戴的訛讀現象透露出方言演變過程的複雜性。所以在田野調查中，我們只有先羅列事實，才能為以後的研究尋找出其形成的真正原因。

方言與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限於篇幅，本文暫不涉及。粵東西區閩語裏有大批民俗詞和避諱詞，十分值得研究，待今後另文介紹。

引用文獻

- 王 力. 1985. 《漢語語音史》。3: 543-56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林倫倫、潘家懿. 2000. 《廣東方言與文化論稿》。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博羅縣誌辦公室. 1988. 《博羅縣誌》（民國卅七年版）156 頁。
- _____. 1996. 《博羅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惠州市地方誌辦公室. 1995. 《惠州鄉鎮》。北京：新華出版社
- 惠州市委辦公室. 2009. 《惠州市情手冊》。（內部印行）
- 惠東海洋漁業局. 2003. 《惠東漁業志》第 75-80 頁。內部印行
- 惠東縣誌編纂委員會. 2003. 《惠東縣誌》第 11-31 頁。北京：中華書局
- _____. 2003. 《惠陽縣誌》。廣東人民出版社
- 黃雪貞. 1987. 〈惠州話的歸屬〉，《方言》第 4 期
- 劉叔新. 1993. 〈惠州話系屬考〉，《劉叔新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潘家懿、鄭守治. 2010. 〈粵東閩南語的分佈及方言片的劃分〉，《臺灣語文研究》5.1: 145-165。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潘家懿. 1996. 〈粵東地區的一種混合型方言——占米話〉，《雙語雙方言》（四），漢學出版社。
- _____. 1999. 〈粵東地區的一座語言學校〉，《開篇》VOL.19。（日）好文株式會社出版。
- 龍門縣誌辦公室. 2002. 《龍門縣誌》（民國廿五年點注本）第 71 頁
- 嚴修鴻. 2009. 〈河惠本地話概略〉，《惠州客家》（創刊號）。惠州市客家文化經濟促進會編（內部印行）

潘家懿、林倫倫
韓山師範學院教授
panjiayi@163.com

Southern Min Dialect's Distribution in the Hui-He Districts of East Guangdong and I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eatures

Jia-Yi PAN 、Lun-Lun LIN

Normal college of Han Sha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field research, it could be discovered that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of East Guangdong is distributed mainly on the Great Chaoshan Plain along East Coastal regions. Apart from this,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could also be found in those areas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sea, on the terrace and in hilly country in the west of East Guangdong, which from 3 Southern Min dialect island chains and 1 dialect pl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linguistic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undertake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and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mission, dispersal and evolution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of Hui-bo districts in the west areas of East Guangdong.

Key words: Dialects in the west areas of East Guangdong, Southern Min dialect of Hui-Bo districts, Language evolution, Geolinguistics